劒笑

勸戒第二十六卷標目

朗請篇 凡四十七事五十二條

項籍少學劍
高陽酒徒劍謁
趙田叔喜劍
楚田仲喜劍
齊張仲學劍
司馬相如學劍
東方朔學劍
朱博劍立

尹翁歸喜劒

馬嚴好劒

朱暉劒志

許嘉劒帶樹

趙祥歎劒

劉陶慕劒案姦軌

种暠劒當車

田疇善

蕨劒中鄧展

任城王好劒

崔琰好劒

嚴幹好劒

魯肅學劒

太史慈歎劒

戴淵投劒

褚炫質劒

苻堅厲劍凡二條

弃劍抱苻子

劍比張子房

叔孫俊執劍

河間抗劍

秦王彝劍

江文遥劍

陽固好劍客

馮道根劍奮

宇文貴歎劍

蕭巋獻劍

劉生劍

李密善劍

李白劍銷

哥舒翰劍憤

衛伯玉劍徵

蔡龔劍勇
李存審誠劍

劒筴第二十六卷

明甄貟錢希言譔輯　雲間吳爾成訂　長安崔爾進授鋟

朗詣篇

此篇並載古今英奇顯武時望國華以明盡各之致焉

筴曰夫人寓綴宅而廪稀米者塊然形耳與厥株何間揭恃焉惟志則匹兩儀斥八極焦火凝冰甚于鋒鍔其君形者乎上平居高視濶步介焉超俗要自其志之所養卓立不渝故綺襦未離而景

光巳見其進也若麟鳳之游退也若魚
龍之夜比之山淵尋雲無景吾何以測
其詣哉苟無奇懷異量而徒抱只尺之
義錄錄桑榆中其人焉能有無猶諸燕
支不發虹霓之采而蜚景銷于積壤也
劒雖小技乎各言其志而已余取劒士
惟非常倜儻之人稱焉必也狂狷開乎
孔公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筴朔詣

傅說劒築

傅說衣褐帶劒築于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說苑〕

公父文伯劒友

公父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卻引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朱絕左

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日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于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千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爲服役

子之不益亦巳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虞氏春秋）

子路劒學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劒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異言誘之）子路曰學豈

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無人救正一作攻士而無教友相教戒之友則失聽失所依聽一作德按此章句多叶音作聽爲是御狂馬不釋其策鞭策操弓不反於檠檠同檠所以正弓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書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能降志以學問於人人亦必順成其志而善告之矣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用以射達於犀革犀牛之革

(最堅犀)以此言之何學之有(美質自然無所事學)子曰栝而羽之(栝箭筈羽以揚之使及遠周鏃以其筈厚爲之羽深是也)鏃而砥礪之(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禮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其入之不益深乎(此學之益也)子路拜曰敬受敎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

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

昔仲由冠雞帶豘霎珥鳴蟬杖劍而見於

劍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砍任掘强之自然尼父善誘深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抱朴子）

閭丘卭劍對

齊有閭丘卭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卭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卭

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咒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于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隺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

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蒯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蒯也由此觀之華髮墮巔卭何以異哉宣王曰善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司馬蒯聵工劒

司馬蒯聵天下之工擊劒者也 桓譚新論

荆卿好劒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于衛衛人謂

之慶卿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古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劒持短入長倐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史記〕

項籍少學劒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臨淮縣初起家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于項即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

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于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漢書

高陽酒徒劒謁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

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

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史記

趙田叔喜劒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按下文字少卿陘音邢縣名屬中山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劒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樂巨公趙人樂毅之後也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史記

楚田仲喜劒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史記

齊張仲學劍

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史記

司馬相如學劍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愛而字之

也相如既學按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名忌字夫子漢書作嚴忌者按忌本姓莊避明帝諱莊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

東方朔學劍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不拘常次言超擢也）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

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貧子
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劍十六學
詩書（擊劍遂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誦二十二萬言十九
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鉦鼓所以為進
退士衆之節也）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
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無宿諾）臣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以爲大奇令待詔公車公車令屬衞尉上書者所詣也漢書

朱博劒立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伉健也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蕭望之子

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
材知名博皆友之矣博爲人亷儉不好酒
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
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
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賔客滿門
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帶
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漢書

尹翁歸喜劒

尹翁歸字子兄（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劒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變亂也）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漢書）

馬巖好劒

馬巖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巖少

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歸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太叔步護視之也而好擊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劉攽曰注其故門生祭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群書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後漢書

朱暉劒志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爲朱後徙于宛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東觀記曰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于代也道遇群賊白刃刼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劒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

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力遂舍之而去後漢書

許嘉劒帶封

許嘉給縣功曹嘗持劒侍月朔晨朝并持炬火忿然歎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即投火于地以劒帶棍封趨謁府門謝承後漢書

趙瑺歎劒

趙瑺字孔明少好遊俠行部帶劒過長亭

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爲豎吏所輕耳于是解劒挂壁曰咩不乘輜車佩綬不復帶劒因之京師詣大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楚王令乃解劒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糒（廣州先賢傳）

劉陶劒案叅軏

劉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

官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以命姦臧千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晏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于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痛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後漢書）

种暠劍當車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相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奸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親知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

之權詔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
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
從惶惑不知所爲高乃手劒當車曰太子
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
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
對馳命奏之劉攽曰按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
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
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後漢書

翠幄草堂

种音中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刺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迴至橫門暠當劒爭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三尺詔書安知非挾姧邪今日之爭有死而已梵不敢爭續後漢書

東漢順帝時太子炳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安知非奸梵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東觀漢記

田疇善劒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

幽州牧劉虞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
爲從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
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
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
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因辭
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報馳
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

[illegible]陳發章表哭泣而去謝承後漢書

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辟爲從事魏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出盧龍歷平則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魏書

魏文好劍

帝之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魏書〕

蔗劒中鄧展

典論曰余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

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正中其臂左右太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

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魏文帝集

任城王好劒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

千擒禽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忼慨
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
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
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
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
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柰何對曰被堅
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

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 魏書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倣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干懸髮時樂浪獻彪虎文如錦班以鐵為檻驍勇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

則象伏不動文帝鑄爲釣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并巴蜀如鵰銜腐鼠耳彰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地下精靈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事三

卷吾初藏于秘閣王子年拾遺記

崔琰好劍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朴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盜賊充斥西道

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兖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 魏志

嚴幹好劒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一名恢皆馮翊東縣人也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劒義好辯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郭

吉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樵採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内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于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床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

康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
僕射遂歷顯職 魏志

魯肅學劍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
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
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
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
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

賊橫暴淮泗閒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强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

率還蕭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吳書

太史慈歎劒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美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

事以慈能制劉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吳書

戴淵投劍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

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
才器如此乃復作刼邪若思感悟因流涕
投劒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
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于趙王倫曰戴若
思清冲履道德量允塞誠東南之遺寶宰
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結軌驥騄
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倫乃辟之不就
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出爲征西將軍晉書

劒俠

戴淵少時游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刼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于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邪淵便泣涕投劒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劉義慶世說

褚炫質劒

褚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群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

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俁陳郡謝朏濟陽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剥殆

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劒為質（南史）

苻堅厲劒

苻堅字永固父雄字元才少善兵書謙恭奉法徙每日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徙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母苟氏常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

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于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隷縛邪堅曰司隷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

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符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徤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徤翌日爲壇以授之徤泣謂堅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劒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

憚服晉書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或作名建弟雄之第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堅祕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

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
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堅或作脩年七歲聰敏
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
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
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
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隸校尉高
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
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

長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為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過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符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速

成況汝戎狄異類世衷食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執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徤之西入關也次于曲沃學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爲龍驤將軍翼日乃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徤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于是要結豪傑以圖緯

世之宜〔前秦錄〕

棄劒抱苻子

苻朗家惟楚難朗棄千金之劒抱苻子而趨曰夫千金之劒利割之所在焉苻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金樓子〕

劒比張子房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

大志（一作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過高祖耳爲中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爲謀主動靜

咨之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實功居多【後趙錄】

叔孫俊執劍

北魏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惟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明元得俊大悅以爲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

原缺

改封平原公 北史

江文遥奮劒

魏江文遥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遥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于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于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姧猾

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姧刦息止治為雍州諸郡之最（魏書）

陽固好劒客

陽固字敬安性俶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劒客弗事生産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幷面陳事宜昶

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侍書御史（北史）

馮道根劒奮

齊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鄭人也少孤家貧傭債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

二三十六

曰吾常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劒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南史

宇文貴歎劒

後周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徒居夏州父莫豆干[illegible]定中以貴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

毋初孕于斯發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狀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劒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尒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死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尒朱榮有功封革

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開內太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北史）

蕭巋獻劒

蕭巋字仁遠梁昭明太子[illegible]孫也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巋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巋起舞巋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自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

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滻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臨終上表幷獻所服金裝劒上覽而嗟悼焉北史

劉生劒

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已來為劉生辭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劍專征為符節官所未詳也按古今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東平劉生歌疑即此劉生也王僧虔樂伎錄

陳江暉詩五陵多美選六都盡良家劉生代豪蕩標舉獨榮華珤劍長三尺金尊滿百花唯當重意氣何處有驕奢

唐盧照鄰詩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爲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劍鞘黃金飾馬纓但令一顧重不怯百身輕

楊炯詩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彫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李密善劍

李密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

書劒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于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魏徵撰唐故邢國公李密墓志銘

李白劒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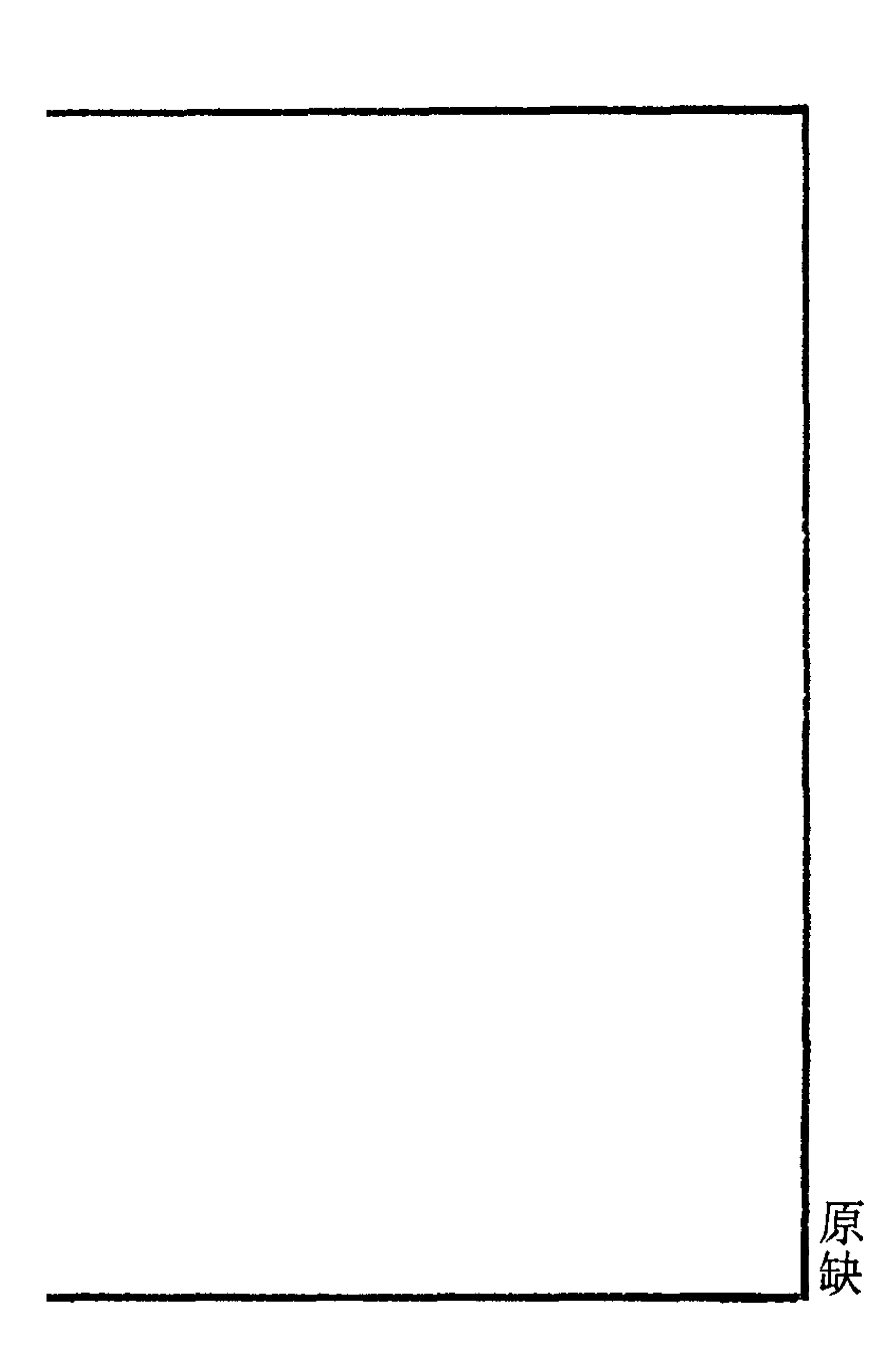
李白少喜縱橫爲任俠嘗鍊劒劒長九尺故其詩云少年學劒術凌轢白猨公及貶夜郎還劒何藏倉[illegible][illegible]闔關人曰吾心鐵如

此矣 [illegible]傳奇事記

哥舒翰劒贊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為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部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蒱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為長安[illegible]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劒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

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慴後節
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
傳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
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
列爲副者見翰禮倨不爲用翰怒撾殺之
軍中股慄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
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
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



原缺

夫兗鄆沂節度觀察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 舊唐書

蔡襲毅勇

蔡襲者自言袒將也不詳其氏族源冑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劍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晉任氣與人鬭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左僕射爲振武節度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

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洮移鎮河東武宗初
匈奴犯邊詔洮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
邊方有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
洮曰從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
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願施
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酧君之恩下乞
以自補其惡死生聽於洮聞而壯義之命
厠諸卒宦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

時太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爲振武所得益巳功籌筴未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詐爲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揺令入河東界沔深然其計遂遣襲往命將校石雄王峰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襲突入帳中挾公主于馬上出數十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

奪之歸〔本傳〕

李存審誅劍

後唐莊宗同光中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出于寒微常誡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出萬死一生矣〔五代史〕